九雲夢 三

共三



九雲夢卷之五

揚少游夢遊天門 賈春雲巧傳玉語

此時天子進候於太后〻〻使蘭陽與鄭氏避于挾室迎帝謂曰予爲蘭陽婚事使収楊家之幣而終有傷於風化與鄭氏并爲夫人則鄭家不能當矣使鄭氏爲妾則亦近於強貸矣今日予召見鄭女〻〻義且才足與蘭陽爲兄弟也以此予旣以鄭女爲養女欲與同歸於楊家此事果如何也上大悅賀曰此盛德事也可謂與天地同大矣自古深仁厚澤未有及娘〻者也太后即召鄭氏進謁於帝〻命之上殿皆

於太后曰鄭氏女子已爲御妹尚著平服何也太后
曰以詔令未下固辭章服矣上謂女中書曰取鸞鳳
紋紅錦紙一軸而來叅彩鳳擎而進上秉筆發書稟
於太后曰鄭氏旣封公主當賜國姓矣太后曰吾亦有此
意而但聞鄭司徒夫妻年旣衰老無它子女予不
忍老臣無得姓之人仍其本姓亦曲軫之意也上以
御筆大書曰奉太后聖旨以養女鄭氏封爲英陽公
主踏兩宮之寶以賜鄭氏使宮女擎公主冠服著
鄭氏〻〻下殿謝恩上使與蘭陽公主定其座次鄭
氏於公主長一歲而不敢坐其上太后曰英陽今則

即我女兄在上弟在下礼也兄弟之间何可辭讓小
姐稽顙曰今日坐次即他日行列何可不謹於其始乎
蘭陽曰春秋時趙襄之妻即晉文公之女也讓位於
先娶之正室況姐〻小妹之兄也又何疑乎鄭氏讓
之頗久太后命之以年齒定坐此後宮中皆以英陽
公主稱之太后以兩人之詩示之於上〻亦嗟賞曰
兩詩皆妙而英陽之詩引周詩之意歸德於后妃大
得体也太后曰帝言是也上又曰娘〻愛英陽至此
宗国朝所未有也臣亦有仰請者矣乃以秦中書前
後之事數奏曰彼之情勢殊甚惻隱其父雖以罪死

其祖先皆本朝臣子欲曲收其情以爲御妹從嫁之媵娘娘幸察而領之太后顧兩公主蘭陽曰秦氏曾以此事言於小女矣小女與秦女情分旣切不欲相離雖微聖教小臣亦有是心矣太后召秦彩鳳下教曰兒女與汝有死生相隨之意故特使汝爲楊尚書媵侍汝之至願畢矣此後須更竭誠悃以報公主之恩秦氏感泣淚潸潸下矣謝恩後太后又下教曰兩女婚事予旣快定而忽有喜鵲來報吉兆予令兩女已作喜鵲之詩矣汝亦得依倣之則可與同其慶作其詩也秦氏承命卽製進其詩曰

喜鵲查々繞紫宮鳳仙花上起春風安巢不待
南飛去三五星稀正在東
太后與帝同看喜曰雖咏雪之蔡女瞠乎下矣詩中
亦引周詩能守嫡妾之分此所以為義也蘭陽公主
曰喜鵲詩々料本來不多且小女兩人既已先作後
來者無可下手處也曹孟德所謂繞三匝無枝可棲
者本非吉語取用甚難也此詩雖雜引孟德子美之
詩及周詩之句合成一句而天然渾然不見斧鑿之
痕三家文字有若為蔡氏今日事而作也太后曰古
來女子中能詩者惟班姬蔡女卓文君謝道溫四人

而已今才女三人同會一席可謂盛矣蘭陽曰英
陽姐〻侍婢賈春雲詩才亦奇矣時日將暮上敀
外叉兩公主同退宿於寢房翌曉鷄鳴初鄭氏入
朝於太后請敀曰小女入宮之時父母必驚懼矣今日
欲敀見父母以娘〻恩澤小女榮寵誇詡於門欄家族
伏願娘〻許之太后曰女兒何可輕離大內　予身司
徒夫人亦有相識事矣即下教於鄭府使崔夫人入
朝鄭司徒夫妻因小姐使婢子密通驚慮初弛感意
方深矣忽承詔旨忙入內叉太后引接曰予享來令
愛不但欲見其皃盖為蘭陽婚事矣一接丰容心乎

愛矣遂爲養女兒於芝蘭陽意者寡人前生之女子今
世誕生於夫人家矣英陽既爲公主則當加之以国
姓而予念夫人無子不改其姓惟夫人領我至情崔
夫人受恩感激叩頭曰臣妾晩得一女愛之如玉及
其婚事一誤禮幣还送老臣魂骨俱碎惟願速死不
見其可憐之形矣貴主屈枉於蓬蓽之下屈其尊体
下交賤息仍與携入宮禁使被廣世之恩竟世葉於
朽木水於涸魚惟當竭髓殫力以效報答之悃而
臣妾夫年老病深心長髮短旣不能奔走職事以員
微勞妾亦彫謝癃疲身鬼爲隣亦未由追逐宮

娥自服掖庭掃洒之役丘山之恩將何以得報乎惟
有千行感淚河傾雨瀉而已乃起而拜伏而泣霑袖
已竟鍾矣太后爲之嗟嘆又曰英陽已爲吾女夫人
更不可挈去矣崔氏俯伏奏曰臣妾何敢幸啓於
家中乎但母女不得團聚稱誦如天之德是可欠也
太后笑曰不越乎行礼之前也惟夫人勿憂也成婚
之後蘭陽亦托於夫人矣夫人視蘭陽亦加寡人之視
英陽也仍召蘭陽與夫人相見夫人重謝前日之執褻慢
太后曰聞夫人左右有才女賈春雲可得見乎夫人即召
春雲入朝於殿下太后曰美人也更進之前曰聞蘭

陽之言汝曾夢江淹之錦可能爲寡人賦乎春雲
奏曰臣妾何敢唐突於天威之前乎然試欲聞題矣
太后以三人詩下之曰汝能爲此語乎春雲求筆硯一
揮而製進其詩曰

報喜微誠祗自知虞庭幸逐鳳凰儀秦樓春
色花千樹三繞寧無借一枝

太后覽之轉示兩公主曰吾聞賈女雖才而豈料其
品之至斯也蘭陽曰此詩以鵲自比其身以鳳凰比姐〻得
体矣下句疑小女不許相容欲借一枝之棲而集古
人之詩換詩人之意鎔成一絶思妙意精眞善竊

抓白袁手也古語云飛鳥依人人自憐之賈女之謂也仍令春雲退身秦氏接顔公主曰此女中書即華陰秦家女子身春娘同居偕老之人也春雲答曰此無乃作楊柳詞之秦娘子乎秦氏驚問曰娘子仍何人而聞楊柳詞乎春雲曰楊尚書每思娘子輒誦此詩妾亦獲聞之矣秦氏感愴曰楊尚書不忘妾矣春娘曰娘子何為此言也尚書以楊柳詞藏之於身見之而流涕咏之則發嘆娘子猶不知尚書之情何耶秦氏曰尚書若有旧情則妾雖不見尚書而死無所恨矣仍言紈扇詩首末春娘曰妾身上釼文

指環皆其日所得也宮人忽來報曰鄭司徒夫人將還歸矣兩公主復入侍坐太后謂崔夫人曰楊少游未絶當送前日禮幣自當復入於夫人之門而復受既退之禮幣頗涉苟且况英陽是吾女兩女婚禮欲并行於一日夫人許否崔氏伏地曰臣妾何敢自專惟娘娘之命矣太后笑曰楊尚書爲英陽三抗朝命予亦欲一瞞之矣諺曰凶言反吉待尚書來瞞言鄭小姐因病不幸曾見尚書疏中有曰身鄭女相見合巹之日欲見尚書能解田面否也崔氏承命辭歸小姐拜送於夜門之外召春雲密授瞞了尚書之謀春

雲曰妾爲仙爲鬼歟尚書看多矣至一再至三不亦大
褻乎小姐曰非我也太后有詔也春雲含笑而去此
時楊尚書以白龍潭水飮將士氣無前皆願一戰尚
書結授方略一鼓直進贊普方受鳥衣烟所送之珠知
唐兵已過盤蛇谷大懼方設詰壘而降吐蕃諸將生
縛贊普至唐營而降楊元帥更整軍容入其都城
禁止侵掠撫安百姓登崑崙山立石頌大唐威德遂
振旅奏凱將向京師至眞州正當仲秋也山川蕭瑟
天地搖落寒花釀感斷鴈流哀令人有覊旅之
悲矣元帥夜入客舘懷抱甚惡還夜漫之不能假寐

心下自想曰一別京榆三閱春秋堂中鶴髮想非旧日而扶護疾恙可托何人定省晨昏可期何時鳴劒之志雖展於今日列昇之榮不及於親闈子職盡矣人道廢矣此古人所以悲風樹之不停望太行而感興者也況數年奔走內事無主鄭家親亂難保無德所謂不如意者十常八九者此也今我官至千里之地平百萬魚界之賊其功亦不為小矣天子必用封建之典以酬驅馳之勞我若逐其職是陳其誠懇請叶鄭家之婚則或有允俞之望矣念及此此心京可小寬乃就枕而眠一夢飄遙飛上天門九重

七室宮闕丹碧煌〻五彩雲霞光影翳〻侍女兩
人來謂尚書曰鄭小姐奉請尚書矣尚書從侍女而
入廣庭張敞仙花爛熳仙女三人并坐於白玉樓上
其服色如后妃而雙眉秀清兩眸流彩望〻如碧玉
明珠倚疊交暎也方偎曲欄手弄瓊花見尚書至
離座而迎令席而坐上席仙女先問曰尚書別後無
恙否尚書定睛詳見認是昔日論曲之鄭小姐也
驚愕欣倒欲語未語仙女曰今則我已別人間來遊
天上緬悵疇昔曩如隔兩塵君子雖見妾之父母難
聞妾之音耗矣仍指在傍兩仙女曰此即織女仙君

彼乃戴香王女與君子有前世之緣願君子毋忽妾身矣此兩人先結好約則妾亦有所托矣尚書望見兩仙女坐末席者面目雖慣而不能記也少焉鼓角各鳴蝴蝶忽散乃一夢也仍想夢中說話皆非吉兆乃撫心自歎曰鄭娘子必死矣不然也我夢何其不吉耶又自解曰有思者有夢或可相思之效而有此夢耶桂蟾月之薦杜鍊師之媒未必非月老之指而双劍未合尤原還屬則所謂天者不可必也理者不可諶也反以為吉兆者我夢之謂乎久之前軍至京師天子親臨渭橋以迎之楊元帥着鳳係紫金

盔穿黃金甲手秉千里大宛馬以御賜白旄黃
鉞竜鳳旗幟擁前衛後排左列右鑽旌普於鑾車
著在陣前再後三十六道君長各執環貢之物隨其後軍
威之盛近古所無觀光之人彌亘百里是日長安城
中虛無人矣元帥下馬叩頭拜謁上親扶而起慰其
遠役之勞獎其大功之遂即下詔於朝廷依郭汾陽
故事裂土封王以修賞典尚書露誠力辭終不受命上
重違其意下恩旨以楊少游為大丞相封魏國公
食邑三萬戶其餘賞賜不可勝記楊丞相隨法駕入闕
祗肅天恩上即命設太平宴以賜犒遇之恩詔畫其像

負於棋枰閣丞相自廳下來鄭司徒家鄭家門族
皆會外堂迎拜丞相訖各自獻賀丞相先問司徒及
夫人安否鄭十三答曰叔父叔母身雖撐保而自
遭妹氏之喪哀傷過節疾病頻作氣力比前歲頓
減未能出迎於外堂望丞相身小亭同入內堂如向
丞相猝聞是說如癡如狂不能遽問過食頃乃問
曰岳丈遭何人之喪耶鄭十三曰叔父本無男子只有一女而
天道無知於斯合境傷悵[illegible]極乎丞相入見慎勿出悲慽
之言丞相大驚大慽言才入耳流淚已濕錦袍矣鄭生
慰之曰丞相婚媾之約雖同於金石私門不幸大事

已誤望承相思惟義理勉自排遣承相拭淚而謝之
身鄭生入謁於司徒夫婦惟欣賀而已不及小姐之夭
慽承相曰小婿幸賴国家之威灵猥受封建之濫賞
方欲納官陳懇以回天聰得成曙昔之約矣朝露先
晞春色已謝烏得無存沒之感乎司徒曰彭殤皆
命哀樂有數天實爲之言之何益今日即一家慶會
之日不必爲悲楚之言也鄭十三數目承相〻〻止其
言辭故園中春雲迎謁於階下承相見春雲如見
小姐尤切悲懷餘淚又汪然數行下春雲跪而慰
之曰老爺〻〻今日豈老爺悲傷之日乎伏望寬

心収淚俯聽妾言吾娘子本以天仙暫時謫下故
上天之日謂賤妾曰汝自絶楊尚書而復從我矣今
我已奔塵界汝其更從於楊尚書何其左右尚書
早晚還歸如念妾而悲懷汝須以妾意傳之曰禮幣
已還則便是行路人也況有前日聽琴之嫌乎思念過度悲
哀逾制則是慢君命而循私情貽累德於已亡之人可
不慎哉且或酹墓墳全或弔哭靈幄則是待我以無行
之女子豈無憾於地下乎且曰皇上必待尚書之還復
議公主之婚吾聞關雎之咸德合為君子之配匹爰
順受君命毋陷罪戾是我之望也承相聞言益

功愴然曰小姐遺命雖如此我何能無悲懷耶況小姐臨後眷念少游也如此我雖十死而報小姐恩德難矣仍說眞州夢事春雲下淚曰小姐必在玉皇香案前矣承相千秋萬歲後豈無會合之期哉愼勿過哀以傷貴体承相曰此外小姐又有何言乎春雲曰雖有自言不可以春雲之口仰達矣承相曰言無淺深汝其悉陳春雲曰小姐又謂妾曰我與春雲即一身尚書若不忘我視春雲如吾而終始勿棄則我雖入地如親受尚書之恩也承相尤悲曰我何忍棄春娘乎況小姐有付托之命我雖以織女爲妻

以窈妃爲妾誓言不負春娘也
合巹席蘭陽相諱名　獻壽宴鴻月双禮場
明日天子以見楊承相下教曰頃者爲御妹婚事
太后特下㒷旨朕心亦不平矣今聞鄭女已死而御妹
婚事待卿還朝盖久矣卿雖思念鄭女死者已矣
卿方少年堂上有大夫人則甘毳之供不可自當况且
大承相官府女君不可無矣魏国公家廟亞献不可
闕矣朕已作承相府及公主宮以待婚禮之日御妹
之婚今亦不可許乎丞相叩頭奏曰臣前後拒逆之
罪宗合斧鉞之誅而聖敎荐下玉音春温臣誠感殞

不知死所前日之累抗叩教有所拘於人倫而不獲
已也今則鄭女已亡矣臣詎敢有他意乎但門户寒
微才術空踈恐不合於駙馬之尊位也上大悅即下
詔於欽天館使擇吉日太史以秋九月望日奏之只
隔數十日矣上下教於丞相曰前日則婚事在於可
否間故不言於卿矣朕有妹兩人皆兵淑非凡骨也
雖欲更求如卿者何處可得乎以是朕恭承太后之
詔欲以兩妹下嫁於卿矣丞相忽憶眞州客館之
夢大异於心伏地奏曰臣自被擢授之後欲避無路欲
走無地未得置身之所芽功致寇之惧今陛下欲使

兩公主共事一人之身此則自有人國家以来所未
聞者也臣何敢承當乎上曰卿之勳業足爲國朝莫並
彝鍾不足銘其功也茅土不足償其勞也此朕所以〻
兩妹事之且御妹兩人友愛之情皆出於天立則相偎
坐則相依每願至老死不相離此太后娘〻之意也
卿不可辭也且宮人蓁氏世家士族也有姿色能文
章御妹視如手足待以腹心欲以爲朕於下嫁之日故
先使卿知之矣丞相又起謝時鄭小姐爲公主在於
宮中日月多矣事太后以孝以至誠与蘭陽及蓁氏
情若同氣敬愛深至太后益愛之婚期既迫鄭答告

於太后曰當初以蘭陽定次之日月居上座宗涉僭越而一向固辭似外於娘々之恩眷故黽勉從之而本非我意也今歸楊家蘭陽若辭第一位則豈大不可惟望娘々及聖上參其情礼正其位次使秩分獲安家法不紊蘭陽曰姐々徳性才学皆小女之師也姐々雖在鄭門小女當如趙衰之讓位既爲兄弟之後豈有尊卑之分乎小女雖爲第二夫人自不失帝女之尊貴而若忝居上元之位則娘々養育姐々之意果安在哉姐々及欲讓於小女則小女不願爲楊家婦也太后問於上々曰御妹之讓出於中心未聞自

古帝王家貴主有此事也蘇娘〻嘉其議德成其美
意也太后曰帝言是也乃下教以英陽公主封魏國公
左夫人以蘭陽公主封右夫人以秦氏卒大夫之女封
爲淑人自古公主婚禮行於闕門之外官府矣是日
太后特令行禮於大内至吉日丞相以麟袍玉帶身兩
公主成禮威儀之盛禮貌之偉不須道也禮畢入座
秦淑人亦以禮納拜於丞相仍侍公主丞相賜之座
三位上仙齊會一席光摇五雲影眩千门丞相雙眸
乱纈九魄超忽只疑身在於黑甜鄉也是夜身英陽
公主聯衾早起问寝於太后太后賜宴皇上及皇后

亦入侍太后終夕盡歡是夕又與蘭陽公主并枕第三日往于秦淑人之房淑人覩承相輒潸然垂涕承相驚問曰今日笑則可泣則不可淑人之淚抑有思乎秦氏對曰不記小妾可知承相之已忘妾也承相小頃乃悟乾執玉手而謂曰君得非華陰秦氏乎彩鳳無語轉咽聲不出口承相曰吾以娘子爲已作泉下之人矣果在宮中也華州相失娘家慘禍余欲無言娘豈欲聽自客店避亂之後何嘗一日不思吾娘子而只知其死不知其生今日之得遂旧約寔是吾意之所未及亦豈娘子之所期乎即自囊裡出示崇秦

氏之詞秦氏亦探依中奉呈承相之詩兩人楊柳詞
依係若相和之日也各把彩牋摧腸叩心而已秦旨承
相知以楊柳詞共結旧日之約而不知以紈扇詩得
成今日之緣也遂開小篋出畫扇示承相仍備陳其
事曰此皆太后娘〻及萬歲爺〻公主娘〻之洪恩
盛德也承相曰其時避兵於藍田山還尚店人則或云
娘子沒入於掖庭或云為孥於遠邑或云亦不免凶
禍雖未知的報更無可望不得已求婚於他家而每
過華山渭水之間身如失侶之鴈心若中鉤之魚皇
恩所及雖身會合芳有不安於心者店中於翁豈

以小星相期而終使娘子屈於此位慚愧何言秦氏
曰妾之薄命妾亦自知啟曾送乳媼於客店也郎若
取室則自願爲小室矣今居貴主之副位榮也幸
也妾若怨恨則天必厭之是夜同謯新情比前而
尤親密矣明日丞相與蘭陽公主會榮陽公主房
中閑坐傳盃英陽低聲招侍女請秦氏丞相聞其聲
音中心自動悽黯之色忽上於面蓋曾入鄭府對小
姐彈琴聞其評曲之聲音與容貌尤慣矣此日聞英
陽之聲如自鄭小姐口中出也既聞其聲又見其面則
聲亦鄭小姐也貌亦鄭小姐也丞相暗想曰世上果

有非兄弟非親戚而酷相類者也吾約鄭氏之婚也意欲同生而同死矣今我已結伉儷之歡而鄭氏孤魂托於何處耶 我欲遂嬿既未一酹於其墳又未一哭於其殯吾負鄭娘多矣存於中者發於外双泪汪〻欲滴鄭氏以水鏡之心豈不知其帳裡間事乎方整襟而問曰妾聞之主辱臣死主憂臣辱女子之事君子如臣之事君今相公臨觴忽惻〻不樂敢問其故丞相謝曰小生心事嘗不諱於貴主矣少游曾從鄭家見其女子矣貴主辭音容貌恰似鄭氏女故觸目興思悲形於色遂令貴主有疑貴主勿怪也

英陽聽記顔頗微赤忽起入内多久不出使侍女請

之侍女亦不出蘭陽曰姮〻太后娘〻所寵愛也性

品頗驕傲不如妾之殘劣也相公比鄭女於姐〻姐

〻以此有未妾之心承相即使秦氏謝罪曰少游被

酒因醉妄矜貴主若出來則少游當効晉文公請自

因笑秦氏又而出來無所傳之言承相曰貴主有何語

秦氏曰貴主怒氣方峻言頗過中賤妾不敢傳矣承

相曰貴主過中〻之言非妾人之說也須細傳之秦氏曰

英陽公主有教曰妾雖殘劣即太后娘〻之寵女鄭

女雖奇不過為閭閻間賤微女子禮曰式路馬此非馬

之敬也敬君父之所乘也君父之馬尚且敬之况君父所嬌之女乎相公若敬君父而尊朝廷也固不可以妾比之於鄭女况且鄭氏曾不顧念自矜其色與相公接言語論琴曲則不可謂持身有礼也其濫可知矣自傷婚事之蹉跎身致幽沓之疾病終至夭折於青春亦不可謂多福之人也其爲最奇矣相公何曾比余於是乎昔魯之秋胡以黃金戲採桑之女其妻即赴水而死妾何可以羞顏對相公乎不願為登行人之妻也且相公記其顏面於已死之後下其辯音於久別之餘比及挑琴於卓女之堂偷香於賈氏之

室其行之汚近於秋胡妾雖不能效古人之投水自此誓不出閨门之外終身而死矣蘭陽性質柔順不與我同惟願相公身蘭陽偕老承相大怒於心曰天下妾有以女子而怙勢妬英陽者乎果知爲駙馬之苦也謂蘭陽曰我身鄭女相遇自有曲折矣今英陽反以謠行加之於我無損而但辱及於既骨之人是可歎也蘭陽曰妾當入去開諭姐々矣即回身而入至日暮亦不肯出來灯燭已張於房闥矣蘭陽使侍婢傳語曰妾游說百端姐々終不回心妾當初身姐々結約死生不相離若死及相同以矢言告之於天地

神祗姐〻若終老於深宮則妾亦終老於深宮姐〻
若不近於相公則妾亦不近於相公望相公就淑人
之房穩度今夜承相怒膽撐腸堅忍不泄而虗帷
冷屏亦甚無聊斜倚寢床直視秦氏〻〻即稟姉
道承相欲寢房燒龍香於金爐展錦衾於象床
謂承相曰妾雖不敏嘗聞君子之風礼云妾御不敢
當夕今兩公主娘〻皆入內房妾何敢陪相公而經
此夜寺惟相公安寢當退去矣即雍容步去承相
以悅孰爲苦雖不留止而是夜景色頗冷淡矣遂
垂幌就枕反側不安自語曰此輩結倘挾謀侮弄丈

夫義豈有哀乞於彼哉我昔在鄭家花園晝則與
鄭十三大醉於酒樓夜則與春娘對燭飮酒無一日
不閑無一事不快矣今爲三日駙馬已受制於人乎
心甚憤懣手拓紗窓河影流天月色滿庭乃曳履
而出巡簷散步遙望英陽公主寢房繡戶玲瓏銀
釭熀明承相暗語曰夜已深矣宮人何至今不寐乎
英陽怒我而入送我於此或者已歸於寢室乎恐出
跫音乘趾輕步潛進窓外則兩公主談笑之響音博
陸之拌出於外矣暗從檐隙而窺之則秦淑人坐
兩公主之前與一女子對博局視紅呼白其女子轉

身挑飾正是賈春雲也元來春雲欲覩先於公主
大札入來宮中已累日而藏身掩跡不見丞相故丞
相不知其來矣丞相聽訖曰春雲何至於此耶必
公主欲見而招來也秦氏忽改局設馬而言曰既無
賭物殊覺無味當與春娘爭賭矣春雲曰春雲卒
貧女也勝則一器酒肴亦幸矣淑人長在貴主之
側視彩錦如麤織以珍羞爲藜藿欲使春雲以何
物爲賭乎彩鳳曰吾不勝則吾一身所佩之香囊首
之飾從春雲所求而與之娘子不勝從我請也曰是事
於娘子固無所費也春雲曰所欲請者何事所欲

聞者何語彩鳳曰我頃聞兩位貴主私語春娘爲仙爲鬼以欺丞相云而我未得其詳娘子須則以其事諸爲言談而說與我也春雲乃推局向英陽公主而言曰小姐小姐小姐平日愛春雲可謂至矣何以爲此可笑之說悉陳於公主乎淑人亦既聞之宮中有耳之人孰不知之春雲自此以何面目立乎彩鳳曰春娘子吾公主何以爲春娘子之小姐乎英陽貴主即吾夫丞相夫人魏国公文君年齒雖少爵位已高豈可復爲春娘子之小姐乎春雲曰十年之口一朝難變爭花鬪卉宛如昨日公主夫人吾不畏也仍[illegible][illegible]而笑蘭陽

公主問於英陽曰春雲話尾小妹亦未及聞之承相其
果見欺於春雲乎英陽曰相公之見欺於春雲者多
矣無薪之突烟豈生乎但欲見其恇怯之狀矣宣三顚太
甚不知恶鬼古所謂好色之人色中餓鬼者果非誣
也鬼之餓者豈知鬼之可恶乎一座皆大笑承相方知
英陽公主之爲鄭小姐也如逢地中之人徒切驚倒
之心欲直入閤窓突入而旋止曰彼欲瞞我〻亦瞞彼矣
乃潜歸於秦氏之房被衾穩宿天明秦氏出來問於
侍女曰相公已起否侍女對曰未也秦氏久立於帳外
朝旭滿窓早饍將進而承相不起時有呻吟之聲秦氏

進問曰丞相有不安節乎丞相忽睜目直視有若不見人者且往往作譫言秦氏問曰丞相何爲此譫語耶丞相慌亂錯莫者久忽問曰汝誰也秦氏曰丞相不知妾乎妾卽秦淑人也丞相曰秦淑人誰也秦氏不答以手撫丞相之頂曰頭部頗溫可知相公有不平之候矣然一夜之間疾向疾也丞相曰吾與鄭女達夜相語於夢中我之氣候安得平穩乎秦氏更問其詳丞相不答翻身轉臥秦氏功悶使侍女告于兩公主曰丞相有疾速臨診視英陽曰昨日飮酒之人今豈病乎不過欲使吾輩出頭也而已秦氏忙

入告曰承相神氣怳惚見人不知猶向暗裡頻吐狂言奏於聖上召大醫治之如何太后聞之召公主責之曰汝輩之瞞戲承相亦已過矣而聞其疾重不即出見是何事也是何事也急出問病々勢若重促召太醫中術業最妙者而治之英陽不得已與蘭陽詣承相寢所留堂上先使蘭陽及秦氏入見承相見蘭陽或搖双手或瞋兩瞳似若不相識者始作喉間之辯曰吾命將盡矣要與英陽相決英陽何往而不來乎蘭陽曰相公何為此言乎承相曰去夜似夢非夢間鄭氏來我而言曰相公何負約耶仍盛怒呵責

以真珠一掬身我〻〻受而吞之此寔乃徵也閉目則鄭女壓我之身開眸則鄭女立我之前此鄭女怨我之無信而奪我之脩期也我何能望守命在晌刻間矣欲見英陽者蓋此也言未已又作昏困斷盡之形回面向壁又作胡乱之說也蘭陽見此氣出不得不動而憂慮大起出言於英陽曰丞相之病似出於憂疑非姐〻不可醫矣何言病狀英陽且信且疑踟躕不入蘭陽携手同入丞相猶作譫語而無非向鄭氏之說也蘭陽高聲曰相公〻〻英陽姐〻來矣開目而見之丞相亦乱頭頻揮手有欲起之狀秦氏就身扶起坐於床上丞相向兩

公主而言曰少游偏蒙異數與兩位貴主結親方欲同室而同穴矣有若拉我而去者將不得久留矣英陽曰相公識理之人也何爲浮誕之言也鄭氏設有殘魂餘魄九重深邃百神護衛渠何能入乎承相曰鄭女方在吾傍何以曰不敢入乎蘭陽曰古人見盃中弓影而有成疾者恐承相之病亦以弓而爲蛇也承相不答但搖手而已英陽見其病勢轉劇不敢終諱乃進坐曰承相只念死鄭氏而不欲見生鄭氏乎相公苟欲見之妾即鄭氏瓊貝也承相佯若不信曰是何言也鄭司徒只有一女而死已久矣死鄭女既在吾之身邊則死鄭女之

外豈有生鄭女乎不死則生不生則死人之常也人之
身或謂之死或謂之生則死者爲眞鄭氏乎生者爲眞
鄭氏乎生固眞也死則妄也死固眞也生則誕也豈呈
之言不信也蘭陽曰吾太后娘々以鄭氏爲養女封
爲英陽公主身與同事相公英陽姐々卽當日聽
琴之鄭小姐也不然姐々何以身與鄭氏無毫髮異
也丞相不答徐作呻吟之聲忽昂首作氣而言我
在鄭家之時鄭小姐婢子春雲使喚於我矣今有一
言欲問於春雲々々亦何在乎吾欲見之耳蘭陽曰
春雲爲謁英陽姐々入宮屬耳春雲亦爲參丞相
之疾來候英陽自外卽入語曰相公貴体少康乎丞

相曰春雲獨留餘皆出兩公主及淑人退立於欄頭
承相即起梳洗整其衣冠使春雲請三人春雲含笑
而出謂兩公主及秦淑人曰相公邀之矣四人同入承相
戴華陽巾着宮錦袍執白玉如意倚案席而坐
氣像如春風之浩蕩精神如秋水之瑩徹文彩非似
病起之人矣鄭夫人方悟見賣微笑低頭更不問病
蘭陽問曰相公之氣今則如何丞相正色曰少將見
近來風俗甚怪婦女從偕欺瞞家夫少將職在大臣
之列每求規正之術而未得其道憂勞成病昔疾今
愈不足以煩公主慮也蘭陽及秦氏惟微笑而不答

鄭夫人曰是事非妾所知相公如欲醫疾仰禀
于太后娘娘承相心不勝奇始乃發笑曰吾與夫人
卜後生之相逢矣今日我在夢中而亦不知夢鄭
氏曰此實莫非太后娘娘子視之仁皇上陛下并育之恩
蘭陽公主之德惟鏤骨銘心而已豈口吻所可容謝哉
何細陳顛末承相謝於公主曰公主盛德寔簡策上
所未覩者也少將涼無酬報之路惟期益加敬服之
誠不替鍾鼓之樂也公主稱謝曰此蓋姐姐徽[illegible]柔德
感回天心妾何與哉時太后招宮人問病狀乃知托
病之由大笑曰我固疑之矣乃召見承相與公主亦

在坐矣太后問曰聞承相身陷死之鄭女續已絕之佳緣不可無一言賀也承相俯伏對曰聖恩身造化同大臣雖摩頂旋踵瀝膽露肝難報其萬一矣太后曰吾直戲耳豈曰恩也是日上受群臣朝賀於正殿群臣奏曰近者景星出甘露降黄河清年穀登三鎮節度納地而朝吐蕃强胡革心而降此皆盛德所致也上謙讓歸功於群臣群臣又奏曰承相楊少游近作銅龍樓上驕客吹玉簫而調鳳凰久不下於秦樓玉堂公務殆將闕矣上大笑曰太后娘娘連日引見此少游所以不敢出也朕近當面諭使之就職矣明

日楊承相就朝堂理国政遂上疏請假欲將母而恭其疏曰
承相魏国公駙馬都尉臣楊少游頓首頓首百拜上言
于皇帝陛下伏以臣即楚地編戶之民也生事不
過數頃學業止於一經而老母在堂菽水不繼欲
嘗升斗之祿以備甘毳之供不揣寸分猥蒙鄉貢
方臣之躡屐赴京老母臨行送之日門戶殘矣家
業敗矣嘗構之責十口之命皆付於汝之一身汝
其力學決科以顯父母是吾望也而祿仕太暴則
躁競之刺興官職太驟則負乘之患生汝其戒之
臣敢受母訓銘在心肝而遭以幼少之年幸值功

名之會立朝數年名位揚赫金馬玉堂世稱華貴而臣旣冒據黃麻紫誥必須全才而臣又忝叨奉綸南討强藩屈膝受命西征凶酋束手臣本白面一書生也是豈臣能立一策辦一謀而致此哉莫非皇威所及諸將效死而陛下乃反奬其微勞褒以重爵臣心之愧惕惶感有不可論而老母所戒躁競之刺負乘之患不幸當之矣至於錦高抄銜尤非閭巷賤身所敢當者而聖命勤摯諄諄恩眷加臣進遁不得冒瀆承順豈不足以辱國家而著當世乎嗚呼老母之所期於臣者初不過守寸廩而已臣之所望於國者本不

外於一官而已今臣居將相之位挾公侯之富奔走
王事不遑將母臣偃處丹碧之室而臣母則僅掩
茅茨臣坐享大夫之食而臣母則不免麤糲居
處飲食母子絕異是以貴富處身而以貧賤
待母人倫廢矣子職隳矣況臣母年齡已高疾
病沉篤無他子女可以扶護者而山川遼濶信使
阻絕消息亦不能以時相通不待陟屺望雲而
肝腸已寸斷無餘矣今幸國家無事官府多閑
伏乞陛下諒臣危迫之情察臣終養之願特許數
月之暇使之歸省先墓將歸老母母子同居歌詠

聖德得以盡灑瀝之兵反哺之誠則臣謹當蒲竭
移孝之忠誓報陛下之恩矣伏乞陛下矜憫焉
上覽之歎曰孝哉楊少游也特賜黃金千斤綵
帛八百匹以爲老母壽且令發輦母遄返承相入闕
祇肅拜辭於太后太后賜賚金帛倍蓰於皇上恩
典矣退身兩公主及秦賈兩娘相別行到天津鴻月
兩妓因府尹是通已來待於客館承相笑謂兩妓曰
吾之此行乃私行非王命也兩娘何以知之鴻月曰
大承相魏國公駙馬都尉之行深山窮谷亦皆奔
走登卑動妾等雖蟄於山林寂寞之地豈無耳目

乎況府君老爺敬待妾亦亞於相公〻〻之來不能
不報昨年相公奉使過此妾亦尚有薦文之光輝今
相公位益崇而名益著臣妾之榮亦轉加百層矣
聞相公娶兩公主爲女君未知兩位公主能容妾
乎否承相曰兩公主一則乃聖天子御妹一則乃鄭
司徒女子太后取鄭氏爲養女而即桂娘所薦也
鄭氏与桂娘有汲引之恩且与公主俱有及人之仁
容物之德豈非兩娘之福乎鴻月相顧而賀承相
与兩人經夜行到故鄉初以十六歲書生離親遠
遊及其來觀摠大承相之軺車韓魏國公之印綬

童之以駙馬之豪貴四年間所成就者何如耶入
謁於母夫人柳氏執其手而撫其背曰汝真吾兒楊
少游耶吾不能信也當昔誦六甲賦五言之時豈
知有今日榮華也喜極而淚下也承相把立名成功之
終始娶室下妾之顚末悉告無餘柳夫人曰汝父
親每以汝爲大吾門者惜不令汝父親見之也承相
省祖先丘墓以賞賜金帛爲大夫人設大宴獻壽
請宗族故旧隣里讌飲十日陪大夫人登程諸路方
伯列邑守宰輜輳護行光彩輝暎於一方矣過洛
陽分付本州招鴻月兩妓逐報曰兩娘子同向京師

已有日矣承相願以交遣爲帳鈌至皇城奉大夫人
於承相府中詣闕肅謝兩宮引見賜賚金銀綵
段十車俾爲大夫人壽請滿朝公卿設三日大酺以賀
之承相擇吉日陪大夫人移入於御賜新第園林
臺沼亭榭宮宇下皇居一步鄭夫人蘭陽公主行
新婦之禮秦淑人賈孺人亦備禮謁見幣物之盛
禮貌之恭足令大夫人敷和氣聳歡心也承相旣承
壽親之命以恩賜之物又設大宴三日兩宮賜梨苑
之樂移御廚之饌賓客傾朝廷矣承相具彩服身
兩公主高擎玉盃以次獻壽柳夫人甚樂宴未罷閽

人入告門外有兩女子納名於大夫人及承相座下矣承相曰必鴻月兩姬也以其意告於大夫人即召入兩妓叩頭拜謁於階前衆賓皆曰洛陽桂蟾月河北狄驚鴻標名久矣果絶艶非揚相國風流何能致此也承相令兩妓各奏其藝鴻月一時齊起曳珠履登瑤箔拂藕腸之輕衫飄石榴之彩袖對舞霓裳羽衣之曲落花飛絮撩亂於春風雲影雪色明滅於錦帳漢宮飛燕再生於都尉宮中金谷綠珠却立於魏公堂上柳夫人兩公主以錦繡綵帛賞賜兩人秦淑人身蟾月旧相識也話旧論情一喜一悲鄭夫人手把一

相別勸桂娘以酬薦進之恩柳夫人謂承相曰汝輩進謝於錦月而忘我從妹子不可謂不背本者也承相曰少子今日之樂皆鍊師之德也況母親旣入京師雖微下教固欲奉請矣即送人於紫清觀請女冠云杜鍊師入蜀三年尚未返矣柳夫人甚恨之焉

九雲夢卷之六

樂遊園會獵鬪春色　油碧車招搖古風流

鴻月入揚府之後承相侍人日益多矣各定其居處正堂曰慶福堂夫人居之慶福之前曰燕喜堂左夫人英陽公主處之慶福之西曰鳳簫宮右夫人蘭陽公主處之燕喜之前凝香閣清和樓承相處之時〻設宴於此其前太史堂禮賓堂承相接賓客聽公事之處也鳳簫宮以南尋興院即淑人秦彩鳳之室也燕喜堂以東迎春閣即孺人賈春雲之房也清和樓清和樓東西皆有小樓綠窓朱欄蔽虧掩暎周回作

行閣以接於清和樓㝡香閣東曰賞花樓西曰望月樓桂
拔兩姬各占其一樓宮中樂妓八百人皆天下有色有
才者也分作東西部左部四百人桂蟾月主之右部
四百人狄驚鴻掌之教以歌舞課以管絃每月會清
和閣較兩部之才承相陪大夫人率兩公主親自來
苐以賞罰勝者以三盃酒賞之頭揷彩花一枝以爲
光榮負者以一盃冷水罰之以墨筆畫一點於額上
以愧其心以此衆妓之才日漸精熟魏府越宮女樂
爲天下最雖梨園弟子不及於兩部矣一日兩公主与
諸娘陪大夫人而承相持一封書自外軒而入授蘭陽

公主曰此即越王之書也公主展看其書曰
春日清和承相劉修蔓叟福頃者国家多事公私無
暇樂遊原上不見駐馬之人昆明池頭無復泛舟
之戲遂令歌舞之地便作蓬蒿之場長安父老
每說祖宗朝繁華古事往往有流涕者殊非太平之
氣像也今賴皇上盛聖承相偉功四海寧謐百姓
安乐復開元天寶間乐事即今日其會也况春色
未暮天氣方和芳花嬾柳能使人心駘蕩美景賞
心俱在此時矣願与承相會於乐遊原上或觀獵
或听乐補張昇平盛事承相若有意於此即約日

相報使寡人隨處來之下

公主見畢謂承相曰相公知越王之意乎承相曰有何深意不過欲賞花柳之景也此固遊閑公子風流事也公子曰相公猶未盡知也此兄所好者惟美色風樂其宮中絶色佳人非一二而近聞所得寵姬即武昌名妓玉燕也越宮美人自見玉燕魂喪魄褫以無鹽嫫母自處可知其才與貌獨步於一代也越王兄聞吾宮中多美人欲效王愷石崇之相較也承相笑曰我果泛見矣公主先獲越王之心也鄭夫人曰此雖一時遊戲之事不必見屈於人也目鴻月而謂之曰軍兵雖

養之十年用之在一朝茲事勝負都在於而教師掌
握中矣汝亦須努力焉蟾月對曰賤妾恐不可敵也
越國風亦擅於一國武昌玉燕鳴於九州越王殿下既
有如此之風流又有如此之美色此天下之強敵也
妾亦以偏師小卒紀律不明旗鼓不整恐未及交鋒
便生倒戈之心也妾亦之見笑不足関念而只恐貽
羞於吾府中也承相曰我身蟾娘初遇於洛陽也蟾
娘稱有青樓三絶色而玉燕亦在其中必此人也然青
樓絶色只有三人而今我已得伏龍鳳雛何畏項羽
之一范增乎公主曰越王姬妾中美色非排一玉燕也

蟾月曰越宮中粉其腮而黛其頰者無非公子之草木也有走而已吾何敢當哉願娘〻向策於狄娘妾本秦膳弱聞此言便覺歌喉自希恐不能唱曲也驚鴻憤然曰蟾娘子此果眞說話耶吾兩人橫行於關東七十餘州擅名之妓樂豈不聽之鳴世之美色豈不見之此膝未曾屈也何可遽讓於玉燕乎世有傾城傾國之漢宮夫人爲雲爲雨之楚臺神女或有一毫自歉之心不然彼玉燕何足憚哉蟾月曰鴻娘欺言何其太容易耶吾輩曾在關東所參者大則太守方伯之宴小則豪士俠客之會未遇强敵固其宜也今越

王爺下生長於大內萬玉叢中眼目甚高評論太峻所謂觀太山而泛滄海者也丘垤之微涓流之細豈入於眼孔乎此以孫吳而爲敵手賁育而鬪力非庸將孺子所抗也况玉燕即帷幄中張子房也能決勝於千里之外何可輕之今鴻娘徒爲趙括之大談吾見其必敗也仍告丞相曰狄娘有自多之心妾請言狄娘之短處狄娘之初從相公盜騎燕王千里馬自稱河北少年欺相公於邯鄲道上使鴻娘尙有嬋娟婀娜之態則相公豈以男子知之乎且承恩於相公之日乘夜之昏假妾之身此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今對賤妾有此誇夫之言不亦可笑乎驚鴻笑答信
乎人心之不可測也賤妾之來從相公也譽之如月裏
姮娥今乃毀之如不直一錢者此不過承相待妾過
於蟾娘故蟾娘欲專相公之寵有此妬忌之言也蟾
娘及諸娘子皆大笑鄭夫人曰狄娘之纖弱非不足也
自是承相一雙眸子不能清明之致也鴻娘名價不必以此而
低也然蟾娘之言蓋是確論女子以男服欺人者必有
女子之姿態也男子以女粧瞞人者必欠丈夫之氣骨
也皆因其不足處而逞其詐也承相大笑曰夫人此
言蓋弄我也夫人一雙眸子亦不清明能卞琴曲而

不能言男子也有耳而無目也古寧無一則其可謂
全人乎夫人雖誇此身之殘劣見我淺陋畫像者
皆稱形体之壯威風之猛矣一座又大笑鐺月曰吾
身勁敵對陣豈可徒爲戲談不可今時吾兩人賈禍
人亦同往如何越王非外人淑人亦何嫌之有蔡氏
曰桂狀而娘若入於文進士場中當效一寸之力矣
歌舞之場安用妾哉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桂娘必
不能成功也春雲曰春雲雖無歌舞之才惟妾一身
貽笑於人則不過爲妾身之羞豈不欲觀光於盛
會哉妾若隨去則人必指笑曰彼乃大丞相寵因公

之妾也鄭夫人及公主之媵也然則此貽笑於相公也
貽憂於兩嫡也春雲決不可往矣公主曰豈以春娘之
去而相公被笑於人我亦因君而有憂乎春雲曰平
鋪彩錦之步障高褰白雲之帳令人皆曰楊承相寵
妾賈孺人來矣駢肩接武爭先縱觀及其移步登筵
乃蓬頭垢面也然則人皆大驚大叱以爲楊承相有鄭
都子之病也此非貽笑於相公乎至於越王殿下平生未
嘗見累織之物見妾必嘔逆而氣不平矣此非
貽憂於娘娘乎公主曰甚矣春娘之謙也春娘昔者
以人而爲鬼今欲以西施而爲無鹽春娘之言信足

可信也乃問於承相曰今書以何日爲期乎承相曰
約以明日會矣鴻月大驚曰兩部教坊猶未下令
勢已急矣可奈何哉卽呂頭妓而言曰明日承相与
越王約會於樂遊原兩部諸妓須持樂器飾新粧明
曉陪承相行矣八百妓女一時聞令皆理容畫眉執
器習樂爲明日計矣翌曉天明承相早起着戎服佩
弧矢乘雪色千里嵩山馬弁獵士三千人擁向城南
蟾月驚鴻彫金鏤玉綴花栽葉各率一部妓結束隨
行並乘五花之馬跨金鞍躡銀鐙横拖珊瑚之鞭輕
攬貫珠之轡跟隨承相之後八百紅粧皆乘駿驄擁

鴻月左右而去中路逢越王ㆍㆍ軍容又亦是若承
相之行并駕矣越王身承相并鑣而行向於承相曰
承相所騎之馬何国之種也承相曰出於大宛国也
大王之馬亦似宛種也越王曰然此馬之名千里浮
雲驄去年秋借天子攏於上林天廐萬馬皆追風
逸足而莫追及於此者即令張騈馬之桃花驄李將
軍之烏騅馬皆稱龍種而比此馬皆駑駘也承旨
去年討蕃時深險之水斬截之壁人不能着足之處
此馬如踏平地未嘗一蹶少游之成功亦賴此馬之
力杜子美所謂与人一心成大功者非耶少游班師之

後爵品驟崇職務亦尚穩秉平轎緩行坦途人身馬俱欲生病矣請身大王揮鞭一馳較健馬之快步試旧將之餘勇越王大喜曰亦吾意也遂分付於侍者使兩家賓客及女樂敵待於幕次正欲乘鞭策馬矣適有大鹿為獵軍所逐掠過越王之前王使馬前壯士射之於是衆矢齊發皆不能中大王怒躍馬而出以一矢射其左脅而殪之衆軍皆呼千歲承相稱之曰大王神弓無異汝陽王也王曰小技何足稱乎我欲見承相射法亦可試否言未訖天鵝一雙適自雲間飛來諸軍皆曰此禽最難射也宜用海東青也承相

笑曰汝姑勿敎即抽箭翻身仰射中鵰眉目而墜於馬前越王大賛曰承相妙手今之春由己也兩人遂揮鞭一哨兩馬脅出星流電邁神行晃閃瞬息之間已涉大野而登高丘矣按轡並立周覽山川領畧風景仍論射法劍術娓娓不止侍者始追及以所獲蒼鹿白鵝盛銀盤而進之兩人下馬披草而坐援所佩寶刀割肉炙啗互勸深盃遥見紅袍兩官飛騎而來一隊從人隨其後蓋自城中而出也一人疾走至告曰兩殿宣醞矣越王祖候幕中兩大監酌御賜黃封美酒以勸兩人仍授竜鳳彩箋一封兩人盥手跪伏而見以大殿

郊原爲題而賦進矣兩人頓首四拜各賦四韻一首

何黃門而進之承相詩曰

晨驅壯士出郊坰劍若秋蓮矢若星帳裡群娥天下白馬前雙鵰海東青恩分玉臨爭會感醉拔金刀自割腥仍憶去年西塞外大荒風雪獵王庭

越王詩曰

蹀蹀飛龍閃電過御鞍鳴鼓立平坡流星亂勢疾殲蒼鹿明月形開落白鵠殺氣能教豪負甚聖恩留帶醉顏酡汝陽神射君休說爭似今朝得雋多

黃門拜辭而啟於是兩家賓客以次列坐左右人進饌

飣餖生香駝駱之峯緹緹之脣出於翠釜南越荔支永嘉甘柑相溢於玉盤王母瑤池之宴人無見者漢武栢梁之會事已古矣不必瑣瑣而已之人間之珍品異羞蔑有加於此者女樂數千三匝四圍羅綺成帷環珮如雷一束纖腰爭妬垂楊之枝百隊嬌容欲奪桃花之色豪絲哀竹沸曲江之水洌唱繁音動終南之山酒半越王謂承相曰小生過蒙承相厚眷高區區微誠無以自效携來小妾數人欲睹承相一歡請召至於前或歌或舞獻壽承相何如承相謝曰少游何敢與大王寵姬相對乎妾侍姻婭之誼敢

有偕越之計矣少游侍妾數人亦有爲觀盛會
而来者少游亦欲呼來使与大王侍妾各奏長技以
助餘興王曰承相之教亦好矣於是蟾月驚鴻及越宮
四美人承命而至叩頭於帳前承相曰昔者寧王畜一美人
名曰芙蓉太白懇於寧王只聞其聲不得見其面今
少游能見四仙之面所得比太白十倍矣彼四美人姓名
云何四人起而對曰妾等即金陵杜雲仙陳留少蔡
兒武昌萬玉燕長安胡英英也承相謂越王曰少游曾
以布衣遊於兩京尙聞玉燕娘子之盛名如天上人
今見其面宗過其名矣越王亦聞知蟾月兩人姓名

乃曰此兩人天下之所共推者而今者皆入於承相之府可謂得其主矣未知承相得此兩人於何時乎承相對曰桂氏少游赴京之日適至洛陽者自從之狄女曾入於燕王之宮少游奉使燕国也狄女抽身隨我追及於復路之日矣越王拍掌笑曰狄娘子之俠氣非楊家紫衣者所比也然狄娘子從相公之日相公既是翰林且受王節則鳳凰之瑞人皆易見桂娘子昔當相公之窮困能知今日之富貴所謂識宰相於坐俟者也尤亦奇也未知承相何以得逢於客路乎承相笑曰少游追念其時之事誠可笑也下

士窮儒一騎一童開閑遠路為飢火所迫過飲村店之濁醪行過天津橋上適見洛陽才子數十人大張娼樂於樓上飲酒賦詩少游以弊衣破巾詣其座上蟾月亦在其中雖諸生奴僕未有如少游之疲弊者而醉興方濃不知慚愧拾掇覓盞之詞不知其詩意何如句格何如而桂娘拈出其詩於衆篇之中歌而咏之蓋座中初約諸人所作若入於桂娘之歌者則當讓與桂娘於其人故不敢與少游相爭此亦緣也越王大笑曰丞相為兩塲壯元吾以為天地間快樂之事是事之快高出於壯元上也其詩必妙也可得聞歟

承相曰醉中率爾之作何能記之王謂蟾月曰承相雖
已忘之娘或記誦否蟾月曰賤妾尚能記之未知以紙
筆寫呈乎以歌曲奏之乎王大喜曰若兼聞娘
子之玉聲則尤悅矣蟾月就前以遏雲之聲歌以奏
之滿座皆爲之動容王大加稱服曰承相之詩才蟾
月之絶色清歌足爲三絶也第三詩所謂花枝羞殺
玉人粧未吐纖歌口已香者能畫出蟾娘當從太白
退步也近世之蘇句儒章抽黃批白者安敢窺其
藩籬乎遂滿酌金鍾以賞鴻月兩人與越王宮四
美人迭舞交歌獻壽賓主直其天生歡乎少無餘憾而

況玉燕不與鴻月爭名其餘三人雖不及於玉燕亦不遠矣王頗自慰喜而已醉甚止恐與賓客出於帳外見武士擊刺奔突之狀王曰美女騎射亦甚可觀故吾宮中精熟弓馬者有數十人矣承相府中美人亦必有自北方來者下令調發使之射雉逐兔以助一塲歡笑如何承相大喜命揀能為弓馬者數十人使與越宮娥賭勝鸞鴻起告曰雖不習控弦亦慣見他人之馳射今日欲暫試之矣承相喜則解給所珮弧弓鸞鴻執弓而立謂諸美人曰雖不能中願諸娘勿笑也乃飛上於駿馬馳突於帳前適有赤雉自草

開騰上驚鴻乍轉纖腰款引鳴絃五色彩羽倏落於
馬前承相越王擊掌大噱驚鴻轉身返馳下於帳外
穩步就座諸美人皆稱賀曰吾輩虛做十年工夫矣
蟾月内念曰吾兩人雖不讓於越宮女彼乃四人吾
則一雙孤單甚矣恨不拉春娘而來也歌舞雖非春
娘之所長其艷色美談豈不能壓倒雲仙輩乎咄咄
不已矣忽騁矚則兩美人自野外驅油壁車轉行於
綠陰芳草之上稍稍前進矣俄到帳門之外守門者
自越宮來乎從魏府至乎御老曰此車上兩娘即
楊承相小室適有些故初未偕來矣門卒入告於承

相〻〻曰是必春雲欲觀光而來行色何其太簡耶
卽命召入兩娘子捲珠箔自車中而出在前者沈裊
烟在後者宛是夢中所見之洞庭龍女也兩人俱進
承相座下叩頭拜謁承相指越王而言曰此越王殿
〻也汝輩以禮謁之兩人禮畢承相賜坐與鴻月
同坐承相謂王曰彼兩人征伐西蕃時所得也近因
多事未及率來也聞少遊與大王同樂欲觀盛會而
至矣王更見兩人其色與鴻月鴈行而縹緲之態超
越之氣似加一節矣王大異之越宮美人亦皆顏如
灰色矣王問曰兩娘何姓名也何地人耶一人對曰

小妾裊烟姓沈氏西涼州人也一人又對曰小妾凌波姓白氏曾居蕭湘之間不幸遭亂避地西邊今從相公而來耳王曰兩娘子殊非地上人也能解管絃否裊烟對曰小妾塞外賤妾未嘗聞絲竹之聲將以何技以娛大王乎但兒時多事浪學劍舞而此乃軍中之戲恐非貴人所可見也王大喜謂丞相曰玄宗朝公孫大娘劍舞鳴於天下其後此曲遂絶不傳於世我每詠杜子美詩而恨不及一快覩也此娘子能解劍舞快莫甚焉乃與丞相各解贈所佩之劍裊烟捲袖解帶舞一曲於金壺之上倏忽撞擊縱橫頓挫

紅粧白刃炫幻一色若三月飛雪亂灑於梨花叢上俄而舞袖轉急劍鋒愈疾霜雪之色忽滿帳中裊烟一身不復見矣忽有一丈青虹橫亘天衢颯颯寒飈自動於樽俎之間座上皆骨冷而髮竦裊烟欲盡所學之術恐驚動越王乃罷舞擲劍再拜而退王久乃定神謂裊烟曰世人劍舞何能臻此神妙之境我聞仙多能劍術娘子得非其人乎裊烟曰西方風俗好以兵器作戲故妾童稚之年雖或學習豈有仙人之奇術乎王曰我還宮中當擇諸姬中便捷善舞者而送之娘子勿憚教授之勞裊烟拜而受命王又問於凌波曰娘

閭於暗塵之外長安士女聚觀如堵百歲老翁垂淚而言曰我昔髮未燥時見玄宗皇帝幸華淸宮其威儀如此不圖垂死之日復見太平景像也此時兩公主與秦賈兩娘陪大夫人正待承相之還承相上堂引沈裊烟白凌波現於大夫人及兩公主鄭夫人曰承相每言得賴兩娘子急難之恩幸成數千里拓土之功故吾每以曾未見爲恨矣兩娘之來何太晚耶烟波對曰妾亦遠方鄉闇之人也雖蒙承相一顧之恩惟恐兩夫人不虛一席之地未敢卽踵於門下矣頃入京師得聞於行路則皆稱兩公主有關雎喬木之德

化被跡賤恩覃上下云故方欲偕進謁之際適値丞相觀儺之時叨參盛事獲承下誨妾亦之幸也公主笑謂丞相曰今日宮中花色正滿相公亦自說風流而此皆吾兄弟之功也相公知之乎丞相大笑曰俗云貴人喜戲言非妄也彼兩人新到宮中大母長公主戚風有此諂言公主乃欲為功耶一座譁然大笑秦賈兩娘子問於蟾月兩人曰今日宴席勝負如何驚鴻荅曰蟾娘笑妾大言矣妾以一言使越宮奪氣諸葛孔明以尺舸入江東掉三寸之舌說利害之機周公瑾曾子敬輩惟口呿喘息而不敢吐平原君入

楚之定從十九人皆碌碌無成事使趙重於九鼎大
呂者非毛先生一人之功乎妾志大故言亦大之言
未必無宗也問於蟾娘則可知妾言之非妄也蟾月
曰鴻娘弓馬之才不可謂不妙而用於風流陣則雖
或可稱置於矢石場則安能驅一步而發一矢乎越
宮奪氣所以服新到兩娘子仙兒仙才也何足爲鴻
娘之功乎我有一言當向鴻娘說也春秋之時賈大
人貌甚醜陋天下所共嗤也娶妻三年其妻未曾一笑
與妻出郊適射獲一雉其妻始笑之鴻娘之射雉或與
賈夫人同乎驚鴻曰以賈夫人之醜貌能因弓馬之才

睹得其妻之美若使有才有色而且能射雉則尤豈不使人愛敬乎蟾月笑曰鴻娘之自誇適徃而愈甚此無非承相寵愛之過而驕其心也承相笑曰我固知蟾娘之多才而不知有經術也今復無春秋之癖也蟾月曰妾閒時或涉獵經史而豈曰能之翌日承相入朝於上太后召見承相及越王両公主已會在座矣太后謂越王曰吾見昨日与承相以春色相較孰勝孰負越王奏曰駙馬完福非人所爭但承相如此之福在女子亦為福乎不為福乎娘々以此問于承相々々奏曰越王謂不勝於臣者正如李白

見崔顥詩而奪其氣也於公主爲福不爲福臣非公主不能自知问于公主太后笑顧而公主〻〻對曰夫婦一身榮辱苦樂不宜異同丈夫有福則女子亦有福也丈夫無福則女子亦無福也承相之〻所樂小女亦同樂而已越王曰妹氏之言雖好非肺腑之言也自古駙馬未有如承相之放蕩者此由於紀綱之不嚴也願娘〻下少游於有司问輕朝廷蔑国法之罪太后大笑曰駙馬誠有罪矣若欲以法治之則其爲老身及兒女之憂不淺故不得不屈公法而循私情矣越王復奏曰雖然承相之罪不可輕赦請推问

於御前覌其妥辞而処之可也太后大笑越王代

草问目有曰

自前古爲駙馬者不敢畜姬妾者非風流之不足也非衣食之不贍也盖所以敬君父也尊国体也况蘭陽两公主以位則寡人之女也以行則姙姒之德也駙馬楊少游不思敬奉之道徒懐狂蕩之心栖心於粉黛之窟遊意於綺羅之叢襯取美色甚於飢渇朝求於東暮取於西眼窮燕趙之色耳飫鄭衛之聲蟻屯於其室蝟聚於房闥两公主雖以樛木之德不生妬忌之心在少游敬謹之道

妾敢乃甫驕侈自恣之罪不可不懲毋隱直
招以俟處分

丞相乃下床伏地免冠待罪越王出立於欄外高
聲讀向目丞相聽訖納拱其辭曰

小臣楊少游猥蒙兩朝之盛眷驟跕三台之崇
班則榮已極矣而公主秉塞淵之德有琴瑟之
和則願已足矣而童心尚存豪氣不除過耽聲
妓之樂略聚歌舞之女此無非小臣毋於富貴溢
於盛滿不知自撿之失而臣竊伏見國家令甲為
駙馬者設有婢妾若婚娶前所得自有分棣之

道小臣雖有府中侍妾淑人奉氏皇上所命宜不
在措論之列小妾賈氏臣曾在鄭家花園時使
令於前者也小妾桂秋沈白四个女或未及釋舊
時所卜或奉命外国時所從而皆在婚禮以前至
若并畜於府中盖從公主之命也非小臣所敢擅
者也論以国制斷以王法宜無可論之罪聖教
至此惶恐遲晩
太后覽畢大笑曰多々畜姬妾不害為大夫風度容有
可怒而過好盃酌疾病可慮推考可也越王復奏曰
駙馬府中不言姬妾少將雖諉於公主在其自處之

道宗有萬〻不可者更以此推問可也承相着急乃叩頭謝罪太后又笑曰楊郎真社稷臣也我豈以女婿待之仍命整冠上表越王又奏曰少游功大雖難加罪国法亦叩不可全釋宜用酒罰太后笑而許之宮女擎進白玉小盃越王曰承相酒量本來如鯨罪名亦重安用小盃自擇能容一斗金屈卮滿酌清冽酒而授之承相酒户雖寬連飲數斗安得不醉乎乃叩頭奏曰牽牛過眷織女被譴聘岳少游以畜妾於家中被岳母之罰為天王家女婿誠難矣臣大醉請退去矣仍欲起而仆之太后大笑命宮女扶送於承

門之外謂而公主曰承相爲酒所困氣必不平汝亦
即隨去公主承命即隨承相而去夫夫人張燭堂上
方待承相見承相大醉問曰前日雖有宣醞之命不
曾一醉矣何今過醉耶承相以醉眼怒視公主久而
答曰公主兄越王訴訐於太后勸成小子之罪小子
雖善爲說辭堇得清脫越王必欲加罪於太后
罰以毒酒小子若無酒量幾乎死矣此雖越王含憾於
樂原之見屈必欲報復而亦蘭陽猜我姬妾太多乃
生妬忌之心與其兄挾謀而必欲困我也平日仁厚
之心不可恃矣伏望母親以一盃酒罰蘭陽爲小子

雪憤柳夫人曰蘭陽之罪本不分明且不能飮一勺之酒汝欲使我罰之以茶代酒可也承相曰小子必欲以酒罰之柳夫人笑曰公主若不飮罰酒則醉客之心必不觧矣使侍女送罰酒於蘭陽公主執盃欲飮承相忽然生疑欲奪其盃而嘗之蘭陽急投於席上承相以指濡盞底餘瀝吸而嘗之乃沙糖汁也承相曰太后娘娘若以沙糖水罰小子則母親亦當以沙糖水罰蘭陽而小子所飮者酒也蘭陽安得獨飮沙糖水乎招侍女曰持酒罇而來自酌一盃而送之公主不得已盡飮承相又告於夫人曰勸太后而罰

臣者雖蘭陽鄭氏亦與其謀故在太后座前見兒子受困目蘭陽而笑之其心不可測矣願母親又罰鄭氏夫人大笑又以罰盃送於鄭氏〻〻離座而飲夫人曰太后娘〻罰少游因少游娶妾而今公主兩人皆飲罰酒姬妾亦安得晏然乎承相曰越王樂原之會蓋為鬪色而鴻月烟波以小擊衆以弱敵强一戰樹勳先奏捷書致令越王悵感仍使小子受罰此四人可罰也柳夫人曰勝戰者亦有罰乎醉客之言可笑即招四人各罰一盃四人飲畢鴻月兩人跪奏於柳夫人曰太后娘〻之罰承相寔責姬妾之多非為樂

遊原之勝也彼烟波而人尚未奉承相撤席而君妾同飲罰酒不亦寃枉乎賈孺人奉觴於承相如彼之久受恩於承相如彼之專而且不參樂原之會猶免此罰下情皆寃柳矣柳夫人曰汝輩之言是也以一大盃罰春雲春娘含笑而飲此時諸人皆飲罰杯座中頗覺紛紜蘭陽公主被困於酒不堪其苦而惟秦淑人端坐座隅不言不笑承相曰秦氏猶醒亦効笑醉容之顚狂亦不可不罰滿酌一盃而傳之秦氏亦笑而飲柳夫人問於公主曰公主素不飲酒〻後之氣何如荅曰頭疼正苦矣柳夫人使秦氏扶歸寢房仍

使春雲酌酒而來把酒而言曰吾之兩婦女中之聖
也吾每恐損福矣少游酗酒使狂至今公主不寧太
后娘娘若聞之則必過慮矣老身不能敎訓兒子有
此妾亂老身亦不可謂无罪吾以此盃自罰矣盡飮
之承相惶恐跪告曰母親因兒子狂悖有此自罰之
敎兒子之罪豈當笞而止哉使鸞鴻滿酌一大椀而
來親執而跪曰少游不從母親之敎令未免貽憂
於母親謹飮罰酒矣盡吸大醉不能定坐而欲向
凝香閣以手指之大夫人使春雲扶而徃之春雲
曰賤妾不敢陪徃矣桂娘子狄娘子妬小妾有寵

矣仍囑蟾月兩娘使之扶去蟾月曰春娘因吾
一言而不去妾老有嬉矣鶯鴻笑而扶携承相而去
諸人乃散承相以烟波而入性愛山水花園中有一
畝芳塘清若江湖池中有彩閣名映蛾樓使凌波居
之池之南有假山尖峯斲玉重壁積鐵老松陰密
瘦竹影踈中有一亭名曰氷雪軒使裊烟居之諸夫
人及衆娘子游花同之時則兩人為山中主人矣諸
人從容謂凌波曰娘子神通變化可得一覌乎凌波
對曰此賤妾前身之事妾乘天地之運借造化之力
盡脫前身幻受人形所棄鱗甲堆積如山雀亦變為蛤

之後豈有兩異可以勦翦乎諸夫人曰理固然矣裊烟雖時時舞劍於大夫人及承相兩公主之前以供一時之玩而亦不肯頻舞曰當時藉劍術以逢承相而殺伐之戲元非常時所可見也此後兩夫人六娘子相得之樂如魚川泳而鳥雲飛相隨相依如篪如塤承相恩情彼此均一此雖諸夫人聖德能致一家之和而盖當初九人在南岳時其發願如此故也一日而公主相議曰古之人姊妹諸人婚嫁於一国之內或有為人妻者或有為人妾者而今吾二妻六妾義逾骨肉情同姊妹其中或有從外国而來者豈非天之所

命乎身姓之不同位次之不齊有不足拘也當結爲兄弟以娣姊稱之可也以此意言於六娘子〻〻皆力辭而春雲鴻月尤落〻不應鄭夫人曰劉関張三人君臣也終不廢兄弟之義我與春娘自是閨中管鮑之交也爲兄爲弟何不可之有世尊之妻本家之女尊卑絶矣貞淫別矣同爲大釋之弟子終得上乘之正果厥初微賤何関於畢境之成就而公主遂与六娘子詣宮中所藏觀音画像之前焚香展拜作誓文而告之其文曰

維年月日弟子鄭氏瓊貝簫和李氏彩鳳秦氏

春雲賈氏蟾月桂氏驚鴻狄氏裊烟沈氏凌波白氏
越有齋沐謹告于南海大師之前世之人或有以西
海之人而為兄弟者何則以其氣味之合也或有
以天倫之親而為路人者何則以其情志之乖也弟
子八人亦始雖各生於南北散處於東西而及長同
事一人同居一室氣相合也義氣相孚也比之於物一枝
之花為風雨所撼或落於宮家或飄於閨閣或墜
於陌上或飛於山中或隨溪流而達於江湖然言
其本則同一根也惟其同根也故花本無心之物
而其始也同開於枝其終也同敗於地人之所同受

者亦一氣而已則氣之散也豈不同歸於一處乎古今遼闊而生并一時四海廣大而居同一室此寔前生之宿緣人生之幸會是以弟子亦八人同約同盟結爲兄弟一吉一凶一生一死必欲之相隨而不相離也八人中苟有懷異心而背矣言者則天必殛之神必忌之伏望大師降福消災以佑妾亦使百年之後同歸於極樂世界幸甚

兩夫人以妹子呼之此後六娘子雖自守名分不敢以兄弟稱呼而恩愛愈密八人皆各有子女兩夫人及春雲蟾月裊烟驚鴻生男子彩鳳凌波皆生女而

未嘗見産育之慘此亦非凡人殊時天下昇平民安
物阜廟堂之上無一事可覩畫者承相出則陪天子
遊獵於上苑入則奉大夫人讌樂於北堂娛戲舞袖任
它光陰之流邁嘈嘈急絃催却春秋之代謝承相躡
沙提而執勻衡者已累十年享萬鍾之富盡三牲之
養泰極否至天道之恒興盡悲來人事之常也柳夫
人以天年終壽九十九矣承相哀毀逾礼幾乎滅性
而承夏憂之遣中使勉諭節哀以王后礼葬之鄭司
徒夫妻亦得上壽而終承相悲悼之情不下於鄭夫人
承相六男二女也皆有父母標致玉樹芝蘭并耀於門

槲芽一子名大卿鄭夫人出也爲吏部尚書其次曰
次卿狄氏出也爲京兆尹次曰舜卿賈氏出也爲御
史中丞次曰季卿蘭陽公主出也爲兵部侍郎次曰
五卿桂氏出也爲翰林學士次曰致卿沈氏出也年十
五勇力絶倫智略如神上大愛之爲金吾上將軍將
京營軍十萬宿衛宮禁長安名傳丹蔡氏出也爲
越王子瑯琊王妃次女名永樂白氏出也爲皇太子妾
淩封婕妤楊承相以一介書生遇知己之主値有爲之時
武定禍亂文致太平功名冨貴与郭汾陽爭名而
汾陽六十方爲上將小將二十出爲大將入爲承相父

居爵位協贊国政過於汾陽二十四考上得君心下協
人望坐享豐亨豫大之樂誠歷千古絶一百代而所未
聞也承相自以盈滿可戒大名難居乃上疏乞退其疏曰
臣某謹頓首百拜上言于皇帝陛下臣竊伏以人臣
之落地而願者不過曰將相也曰公侯也官至將相公
侯則無餘願矣父母之為子而祝者不過曰功名也
曰富貴也身致功名富貴則無餘望矣然則將相
公侯之榮功名富貴之樂豈非人心之所艶慕而時
俗之所傾奪者乎人所同艶而不知盈滿之戒時
所共爭而未免滅頂之禍此廣受所以決勇退之

之志也畢竟所以遭傾覆之灾也將相公侯雖可榮而孰如知足乞骸之榮也功名富貴雖可樂而孰如全身保家之樂哉臣才識能薄而竊取高位功淺望蔑而久玷要路貴已極於人臣榮亦及於父母臣之始願亦不敢萬一於此人豈以是而期臣哉况猥以疎逖聯結椒掖視遇異於群臣恩賚出於格外以藜莧之腸肚而厭錦繡之味以蓬蒿之蹤跡而処沁水之園上以貽聖主之辱下而乖賤臣之分臣豈敢自安於食息乎早欲斂迹避榮杜門辭恩以償越濫冒之罪自謝於天地神明而

理恩隆重未效涓埃之報且臣筋力尚堪驅策之劳
故臣不得不瀆認蹲居遅回不去冀效一分報酬之
誠而即退守丘園以畢餘生今殊遇未答而年齒倏
高微悃莫展而鬢髮先衰形如病木不秋而自枯心如
晉井不汲而自渇雖欲復效犬馬之力報山岳之德其
勢末由矣今天下賴陛下神聖四夷率服兵革不用
萬民又安桴鼓不驚天休滋至年穀屢登庶幾於三
代大同熙皞之治矣雖令臣久留於輦轂之下日月居
廟堂之上不過奉朝請而費廪粟坐聽康衢擊
壤之歌而已尚何有經理猷爲之事乎噫君臣猶父

子也父母之心雖不肖不才之子在於膝下則喜之出於門外則思之臣伏想陛下必以臣爲簪履舊物經幄老臣不忍其一朝退去而嗚呼人子之思父母何異於父母之愛其子也臣荷陛下眷注之寵旣至矣沐陛下生成之澤亦深矣一毫一毛莫非造化甄鑄之功則臣亦豈欲遽辭天陛退伏丘壑便訣堯舜之聖哉第已盈之器不可使溢已泛之駕不可復乘伏乞陛下諒臣不堪任事察臣不願居尊特許卷歸松楸以保殘齡俾免亢龍之悔當歌詠聖德感激洪私以圖結草之報矣

此丈所上疏文連丈

上覽其疏乃以手書賜批曰

卿勳業溢於鍾鼎德澤被於生靈學術足以資治

威望足以鎮國卿即國家之柱石寡躬之股肱也

昔太公呂公並臻耄百歲而尚輔周室能致至理今

卿既非禮經所謂致仕之年則卿雖謝事經退朕

不可許矣況張璧疆本有仙骨鄭侯老猶不衰松

栢傲霜雪而猶勁蒲柳值秋風而先零此其性質

之堅脆不同也卿自有松栢之操何憂蒲柳之

衰乎朕觀卿風彩猶新不減於玉堂草詔之日精

力尚旺不讓於渭橋討賊之時卿雖稱老朕固不

信須田賞其高節以贊唐虞之至治是朕之望也承相以前世佛門高身且受藍田山道人秘訣多有修鍊之功故春秋雖高容顏不衰時人皆以仙人擬之是以詔書中及之也後承相又上疏求退甚懇上引見曰卿辭一至於此朕豈不能勉副以成卿五湖高節乎但卿若就所封之国非徒国家大事無可與相議者況今皇太后鸞馭上賓長秋已空朕何忍與英陽及蘭陽相離也城南四十里有離宮即翠微宮也昔玄宗避暑之処也此宮窈而深僻而曠可合晚年優游之故特以賜卿使之居処矣即下詔加封丞相魏国

公爵太史又加賞封五千户姑收丞相印綬

二 楊丞相登高望遠 眞上人返本還元

丞相旣感聖恩叩頭祇謝擧家卽移接於翠微宮此宮在終南山中樓臺之壯麗景致之奇絶卽蓬萊仙境也王維學士詩曰仙居未必能勝此何事吹簫向碧空以此一句可占其絶勝矣丞相空其正殿奉安詔旨及御製詩文其餘樓閣臺榭兩公主諸娘子分居丞相日與兩夫人六娘子臨水弄月入谷尋梅過雲壁則賦詩而寫之坐松陰則橫琴而彈之晩年清景不待人起羨丞相就閑謝客亦已累年矣仲秋旣

望即承相晬日諸子女設宴獻壽至十餘日繁華景色不可言也宴罷諸子女各歸其家儀而菊秋佳節已迫矣菊花綻芳茱萸垂實正當登高之時也翠微宮西畔有高臺登臨則八百里秦川如掌樣見也承相最愛其臺是日與兩夫人六娘子登其上頭揷一枝黃菊以賞秋景相對暢飮而已返照倒射於昆明雲影低垂於廣野秋色燦爛如展沿圖承相手把玉簫自吹一曲其聲嗚々咽々如怨如訴如泣如思若荊卿渡易水與高漸離擊手筑相和伯王在帳中與虞美人唱歌怨別諸美人悲思盈襟慘怛不乐兩夫人問曰

承相早成功名久享富貴一世所羡近古所罕當此佳辰風景正美菊英泛觴主人滿座此亦人生之樂事而簫聲甚哀使人堪淚今日之簫聲非旧日之聞何也承相乃投玉簫徙倚欄頭擧手指明月而言北望則平郊四廣頹嶺掃立夕照殘影明滅於荒草之間者即秦始皇阿房宮也西望則悲風愴林暮雲罩幕山者漢武帝茂陵也東望則粉牆繚繞於青山朱甍隱暎於碧空且有明月自來自去玉欄干頭更無人倚者即玄宗皇帝與太真同遊之華清宮也噫此三君皆千古英雄以四海為庭院以億兆為

臣妾雖豪意氣軒輊宇宙直欲挽三光而閱千歲矣而今安在哉少游以河東一布衣恩承聖主位致將相且身諸娘子相遇厚意深情至老益密非前生未了之緣必不及於是也男女以緣而會緣盡而散乃天理之常也吾輩一敀之後高臺自頹曲池且堙今日歌臺舞謝便作衰草寒烟豈有樵童牧兒悲歌暗歎然求而相謂曰此乃楊承相与諸娘子所遊之処大承相冨貴風流諸娘子玉容花態已寂寞矣人豈到此則豈不如一瞬之頃乎天下有三道曰儒道曰仙道曰佛道三道之中惟佛最高儒道成全明倫紀貴當

業留名於身後而已仙道近誕自古求之者實多而
終無所驗秦皇漢武及玄宗皇帝可鑑也吾自致仕
來此每夜着睡則夢中必參禪於蒲團之上此必與佛
家有緣也我將效張子房從赤松子吾家求道越南
海尋觀音上義全礼文殊得不生不滅之道欲超塵世
之苦海但與君輩半生相從而未幾將作遠別故悲
愴之心必自發於簫聲之中也諸娘子前身皆南岳
仙女且塵緣將盡於此時也及聞丞相之言自有感
動之心各言曰相公繁華之中乃有是心豈非天之所啓乎
妾亦姊妹八人當共逃深閨朝夕礼佛以待相公之还

而相公令行必值明師而遇良朋得聞大道矣伏望得道之後必先教妾亦承相大喜曰吾凡人之心既相合矣尚何事之可慮乎我當以明日作行矣諸娘子曰妾亦當各奉一盃以餞承相矣方命侍女洗盞更酌杖節之聲忽出於欄外石逕之諸人皆曰何許人敢來於是處乎而已有一衲胡僧至前厖眉長碧眼波明形皃動靜甚异矣上高堂與承相相對坐曰山野之人謁於大丞相矣承相已知非俗僧忙起答禮曰師傅來從何處乎胡僧笑曰承相不解平生故人乎曾聞貴人善忘果是也承相熟視之似是舊

面而猶不分明矣忽大悟顧諸夫人而言曰少游曾伐吐蕃時夢參洞庭龍王之宴歸路暫上於南岳見老和尚跏趺於法座与衆弟子講佛經矣師傅無乃夢中所見之和尚乎胡僧拍掌大笑曰是矣〻〻然只記夢中之一見不記十年之同処誰謂楊承相聰明高拜問曰性真入洞滋味果如何耶性真叩頭流涕曰性真已大覺矣弟子無狀操心不正自作之孽誰怨誰咎宜処缺陷之世界永受輪回之罪師傅喚起一夜之夢能悟性真之心師傅大恩雖閲千萬劫而不可報也大師曰汝乘興而去負盡興而來

我有何干身之事乎且汝曰弟子夢入間輪回之事且汝以夢身人世今而二之也汝夢猶未覚也莊周夢為蝴蝶〻〻又變為莊周〻〻之夢為蝴蝶耶蝴蝶之夢為莊周耶終不能卞之孰知何事之為夢何事之為真耶今汝以性真為汝身以夢身為之夢則汝亦以身身夢謂非一物也性真少游孰是夢也孰非夢也性真曰弟子蒙暗不能卞夢非真真非夢也望師傅設法使弟子覚之大師曰我當說金剛經大法以悟汝心而當有暫来弟子汝姑待之言未畢守門道人入告曰昨日所来衛夫人座下仙女八人又

到請謁於大師矣大師命召之八仙女詣大師之前合掌叩頭
曰弟子亦雖侍衛夫人左右而宗無所学未制妄念情慾
乍動重譴隨至塵土一夢無人喚醒幸蒙師傅慈悲親往
挈來而昨往衛夫人宮中攉謝前日之罪旋辞夫人永皈佛门
伏乞師傅快赦旧愆特垂明教大師曰仙女之意雖美佛
法深遠不可猝学非大德量大弘願則道不能成矣
惟仙女自量而処之八仙女即退滌滿面之臙粉脫遍
身之綺縠取金剪刀自剃綠雲之髮復入告曰弟子
亦既已變形誓不慢師傅之教訓矣大師曰善哉〻〻
汝亦八人也至誠如此寧不感動遂引上法座講說

經文真經有白毫光射世界天花下如乱雨亦語說法將畢乃誦四句之偈性真及八尼姑皆頓悟本性大得寂滅之道大師見性真戒行純熟乃會大衆弟子而言曰我本為傳道遠入中国今既得傳法之人我今行矣以袈裟及一鉢淨瓶錫杖金剛經一卷給性真遂向西天而去後性真率蓮花道場大衆大宣教化仙身龍神人身鬼物尊重性真如大師八尼皆師事性真深得菩薩大得果境皆皈於極樂世界嗚呼異哉

崇禎後三度癸亥



